

伦理在战争中的体现和作用

——以特洛伊战争为例

钟 鸣

内容摘要：伦理在战争中表现为战争伦理，战争伦理是战争发生时代社会伦理的体现。特洛伊战争中的战争伦理主要体现在原始人类优胜劣汰丛林原则的原始伦理道德；勇武好斗的伦理道德传统；战争中的人性美伦理道德；公平诚信搏杀的战场伦理道德等方面。伦理是战争的软实力，它影响参战人员的情绪、斗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战局。由于特洛伊战争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因而它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主要是原始社会的，同时也抹上了淡淡的奴隶社会伦理道德色彩。

关键词：战争伦理；丛林原则；勇武好斗；人性美；公平诚信搏杀；奴隶社会伦理影响

作者简介：钟鸣，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欧美文学、大学英语教育。

Title The War Ethics in Wars: Taking Trojan War as an Example

Abstract War ethics are a manifestation of general ethics in war-time. War ethics in Trojan War includes the ethics of jungle principle; a warrior culture of war-like people; humanity, integrity and honesty in fighting. Those ethics are the soft power which could influence fighters' emotions and spirits, and to some extent, the situation of war. For Trojan War happened in the end of primitive society, Trojan War ethics mainly reflect the concepts of war ethics in a primitive society, and also smack of war ethics in a slave society.

Key words war ethics; jungle principle; war-like humanity; integrity and honesty in fighting; ethic influence of a slave society

Author Zhong Ming,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Email:letter118@tom.com

战争伦理是战争发生时代社会伦理观念在战争中的体现，“反映战争伦理的文学作品数不胜数，有的颂扬战争，显示其带出的不朽勇气和英雄式自我牺牲”；“也有的坚信战争只是毫无意义的杀戮，它带出的是人性中最残忍的一面”（Peter Singer and Penata Singer 361）。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记录的特洛伊战争，不仅是希腊神话和传说，更是古代希腊从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时期的一

部社会史、风俗史，具有很高的历史、地理、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的价值。它虽然历经几千年的洗礼，然而，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艳绝天下的海伦、因爱而战的帕利斯、偷情的斯巴达王、叹为观止的木马计等故事情节仍然吸引着众多读者，并引发了无数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对考古发掘以及文学艺术创作如史诗、电影、戏剧、雕塑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Cline 6）。同时作为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伊利亚特》也反映了古希腊这一时期的丛林原则、尚武好战、人性之美、公平诚信等伦理道德观念。

一

原始人类优胜劣汰丛林原则的伦理道德观念在特洛伊战争中有鲜明的体现。特洛伊战争的直接起因是特洛伊王子帕利斯诱拐走斯巴达王后海伦，同时掳走了大量的财宝，于是希腊各部落组成联军攻打特洛伊。现代战争观念虽然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政治却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所以战争的直接原因往往表现为经济利益。现代战争的争夺市场和资源是如此，特洛伊战争也是如此。原始人类脱离动物界不久，食和性仍然是他们最重要又难以满足的生活需求。那时生产力极度低下，物质生活资源极度匮乏，为了满足食的生活需求，主要靠劳动获得，也抢夺别的部落的生活资料；而性的满足，除通过正常的婚姻形式外，还抢夺别的部落的女人，因而频频引发战争，这也是经济利益的原始表现。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战争中不再杀俘，而是把他们充作奴隶使用，“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开始蜕变为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104）。¹财宝可以换来食物，满足食的需求，女人能满足性和繁衍后代，直接反映了原始人类的生存需求。因而，《伊利亚特》对战争这种“正常的营生”是歌颂的。帕利斯的“诱拐”比“抢劫”虽有程度差别，但实质是一样的。特洛伊战争中胜利的一方，哪怕是暂时的局部胜利，也会不失时机的疯狂抢夺失败方的财物和女人。为了生存而抢劫，在原始社会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原始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念，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且这种抢夺是相互的，不是一方总是抢别人或是被抢，这甚至成为一种生存调节，以有余补不足，维持整个原始人类的相对平衡。有时，内部也相互抢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就是从希腊联军统帅亚加米农抢占属于主将阿喀琉斯的女俘开始的。然而，亚加米农抢占属于主将阿喀琉斯的女俘并不是为了满足低层次的生存需求，而是出于对财宝和美女贪婪的占有欲，体现了财产私有观念的萌芽，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伦理体现。

二

特洛伊战争突出体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古希腊尚武好斗的民族伦理传统。两军交战勇者胜。这一战争法则在特洛伊战争中表现得极为充分。战争中，交战双方从国王统帅到将士，莫不奋勇当先一展自己的勇武和武艺。英雄们信奉的战场伦理道德是“即使面对强势进攻的敌人，英雄也不能轻言后撤，而应

鼓起勇气，竭尽全力与对方（他们也是英雄）一拼到底”（陈中梅 296）。亚加米农身先士卒，英勇搏杀，受伤后不顾伤口淌血仍继续战斗。特洛伊国王不顾年迈上阵厮杀，直至战死，显示了他们的“不朽勇气和英雄式自我牺牲”精神。特洛伊战争战死的国王、王子、将士不计其数，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对双方英勇将士都一视同仁不吝歌颂。相反，那些怯战胆小之人则受到谴责甚至惩罚。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受伤后呆在家里，不再出战，遭到名将赫克托尔嘲笑，指责他逃避战斗。希腊人忒尔忒斯在战场上是个胆小鬼却爱讲风凉话，阿喀琉斯挥拳一击误将他打死，但没有一个人为之惋惜或同情他。这是因为那时认为“由于作战不利而退却是一种耻辱，一般说来，退却不是征战之人的美德”（陈中梅 296）。原始社会生存条件恶劣，原始人类要生存，尤其要勇武强大，只有勇武强大才能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攫取到更多的财富和女人，在部落中“受到赞美和崇敬”（104）。这反映了原始人类在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又萌生了精神需求，也是原始社会道德伦理观念不断发展进步的表现。古希腊民族尚武好斗的伦理传统是在希腊民族历史生存环境中形成的。古希腊濒临大海，境内却丘陵纵横，高山耸立，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仅靠种植和养殖难以为生，因而古希腊人很早就冒险向大海讨生活。“海上生活能刺激独立不羁和追求自由的精神”（谢选俊 269），因而“勇敢是希腊人的传统美德”（黄颂杰、章雪富 403）。特洛伊战争所体现的勇武好斗精神是希腊人勇敢传统美德的源头，也是希腊民族这一传统美德的体现。

三

特洛伊战争的伦理也体现在战争中亲情、友情和怜悯之情之中，这是人性美伦理道德观念的体现。战争是残酷的血与火的拼搏，但其中也不乏温情。希腊联军出征特洛伊之前，亚加米农口出狂言冒犯了女神阿耳忒弥斯，受到女神的惩罚：他必须祭献女儿伊菲革涅亚才能得到战船所需的顺风。亚加米农陷入了伦理矛盾：不祭献女儿，影响战争全局，会遭到全希腊人的反对；献出女儿又有违做父亲的人伦之道。几经反复，他最后还是被迫决定忍痛献出女儿。女神被他的亲情感动，让一只牝鹿代替祭献，解决了这一伦理矛盾，显示出亲情的力量。阿喀琉斯因心爱的女俘被亚加米农侵占而罢战，任众人劝说也无动于衷。可是，当他的好友帕特罗罗斯阵亡后，他马上披挂上阵为好友复仇，并与亚加米农和解。友情化解了怨恨，激发了斗志。友情来源于“人类最早的相互帮助和共同协作，实际上是人类最早的伦理秩序和伦理关系的体现”（聂珍钊 14）。这是因为原始人类的劳动和战争都是集体行为，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完成，只有团结协作，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目的。此外，恻隐之心、怜悯之情也体现了人类人性美的伦理道德观念。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战死后，特洛伊国王深夜来到阿喀琉斯帐中，请求赎回儿子的尸体。看着白发苍苍的老王跪在面前，阿喀琉斯的人伦道德被唤起，动了恻隐之心，答应了他。同样，特洛伊战将门农在战场上发现对手是希腊老人聂斯托尔时，不忍心出手，对他说“要我同你交战，

那是说不过去的，你离开吧”，希腊老人因此保住了性命。恻隐之心、怜悯之情是人性使然。亲情、友情、怜悯之情作为一种本能在许多动物中就存在着，人类则把它上升为伦理道德规范，成为一种人性美，并且一旦形成，从原始社会起代代传承，它不因历史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也不因民族差异而不同，即使在残酷的战争也显示其巨大生命力。而那些不讲人性，伤天害理的不道德行为则一定会受到谴责和惩罚。希腊名将奥德修斯有勇有谋，但他的谋常常表现为狡猾甚至陷害别人。他遗弃受伤的战友、战无不胜的弓箭手菲罗克忒忒斯，嫉妒同僚帕拉墨得斯得到操办祭献阿波罗的风光美差，对他栽赃陷害致死。正义女神在涅墨西斯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对他进行了惩罚。人间人性的伦理道德成了天理，彰显了它的不可违逆和威慑力量。

四

特洛伊战争的伦理道德还体现在公平、诚信搏杀的战争游戏规则得到双方的共同遵守上。兵不厌诈，战争中使用谋略是正常的，并不违背伦理道德。但是战争也有其游戏规则，如不斩来使、公平搏杀、诚信守约等等 (McMahan 693-694)。在特洛伊战争中，交战双方经常发生诸如互派使者沟通、签订暂时休战协议、双方立下誓约各派一人决斗以尽快结束战争等战时行为，体现了公平、诚信打仗的战争伦理道德准则。互派使者沟通，或可使战端和平解决，或交流信息减少不必要伤亡。因而古今中外都遵循交战双方不斩来使的伦理道德准则。特洛伊战争开战之前，双方都曾派出和平使者，要求对方归还抢走（诱拐）己方的妇女，化干戈为玉帛。虽然谈判破裂，还发生了羞辱来使的情况，但都没有杀害对方使者，守住了道德底线。暂时休战可以找回或掩埋各自伤亡人员，也可让将士得到休息，对双方都有利，也是人道的表现，特洛伊战争的几次休战就是如此。特洛伊战争还有好几次决斗，最著名的是帕利斯与墨涅拉俄斯的决斗，双方约定谁胜就把海伦和她的财产带走，结束战斗。双方立下神圣誓约，测好决斗距离，用抽签方式决定谁先向对方掷长矛。特洛伊方的帕利斯首先向希腊方的墨涅拉俄斯掷出长矛，结果只刺中后者的盾牌，自己的长矛反而撞弯了。接着墨涅拉俄斯投出的长矛刺穿了帕利斯的盾牌、盔甲，直达紧身衣，若非女神阿佛洛狄忒暗中相助，帕利斯必死无疑。由于没有分出胜负，他们决定再次决斗。这种决斗是公平的竞争，也是展示双方战将武艺的好机会。这种原始人类战争的伦理道德一直沿袭到整个冷兵器时代。而遵守誓约（条约）协议，即使在今天，不管是战争还是政治、经济生活中仍然被奉为道德准则，并有法律作保障。谁破坏了它，谁就要受到舆论谴责和惩罚。特洛伊战争的这次决斗，因特洛伊方潘达洛斯用冷箭射伤墨涅拉俄斯而遭破坏，也破坏了战争伦理道德。值得一提的是，潘达洛斯放冷箭是受了雅典娜怂恿，而雅典娜则是执行宙斯的命令，因为此前宙斯决定要毁灭特洛伊城。可见，让特洛伊人破坏誓约是宙斯为毁灭特洛伊城制造的伦理理由，换句话说破坏誓约的不道德行为会受到惩罚。

战争体现伦理道德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又影响着战争。“战争的伦理问题，

首先表现为战争是否属于正确行为” (Peter Singer and Penata Singer 361)。伦理道德是软实力,对动员舆论、激发斗志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伦理道德观念影响参战人员的情绪和斗志,间接影响战斗力的发挥。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走斯巴达王后海伦,海伦背叛自己的丈夫墨涅拉俄斯,是不道德的行为。它使全体希腊人受辱,激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怒情绪,因而他们同仇敌忾,很快就组成了希腊联军,决心用武力夺回海伦和被掳走的财物,发动了特洛伊战争,是“属于正确行为”。抢夺别人的女人和财物虽是原始社会“一种正常的营生”,但在特洛伊战争时期,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制确立了丈夫在社会和家庭的统治地位,要求妻子对丈夫保持忠贞。帕里斯和海伦的行为显然违背了此时的伦理道德准则。其次,战争虽然是人类的极端行为,但仍然遵从和体现一般社会伦理道德。希腊联军出发前亚加米农得罪了女神,犯了敬神的伦理禁忌;不愿祭献女儿,有失统帅以全局为重的伦理;亚加米农侵占属于阿喀琉斯的女俘的不道德行为等等,所有这些行为都严重打击了军队的情绪,影响了战斗意志和战斗力。此外,在战争中,每当一方有亲人、战友牺牲,必会激起这一方强烈的复仇斗志,取得战争的一些局部胜利。可见,亲情、友情、怜悯之情这些人性中最美的伦理道德可谓是战争中绽放的奇葩,与战争的残酷形成极强的反差,却相辅相成,成了战斗意志和战斗力量的驱动力。

战争中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对战局也有一定影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伦理道德在战争中成为伦理力量,这是战争中极为宝贵的战斗力,起到了军纪、军规等强制性的战争规则起不到的作用。特洛伊战争中,帕里斯夺人之妻、潘达洛斯破坏誓约都是严重违背伦理道德的,前者导致爆发战争,后者背信弃义遭人唾弃。双方交战过程中战局多数时候是希腊方占优势,最后特洛伊城破国亡,不能不说与这种伦理力量有关。然而希腊方也并未占领道德高地。他们抢夺特洛伊国王的姐姐赫西俄涅在先,联军内部违背伦理道德的事件频发。统帅亚加米农贪色以权谋私、奥德修斯遗弃战友陷害同僚、阿喀琉斯为泄私愤,一意孤行不顾大局……所以,希腊军的最后胜利只是惨胜,回到家乡的将士只是极少数人。统帅亚加米农作为最后胜利的象征回到了家乡,但一到家里就被他的妻子谋害了。他的妻子谋害他的理由就是他决定了祭献女儿阿菲革涅亚。值得注意的是,奥德修斯伤天害理,却只受到惩罚并没有死。奥德修斯归途中遇到女仙卡鲁普德并愿与他成婚,保证他与天地同寿,但他不为所动。此时虽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但破坏夫妻忠贞仍是丈夫的权利”(57),换句话说就是绝大多数丈夫做不到对妻子忠贞。奥德修斯做到了,反映了人类夫妻伦理关系的进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这一道德善举,使他饱经磨难后回到家里与妻儿团聚了。战后参战人员的结局是整个战争结局一个组成部分,既是希腊军惨胜的体现,又显示了伦理道德的作用。

恩格斯说,“野蛮时代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史诗中,特别是《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22)。因而特洛伊战争中体现的主要是原始社会这一时期的伦理道德观念。但从中我们也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奴隶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

这是因为社会发展是渐进的，而非从某一天突然就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与奴隶社会相互衔接，开始透出文明的曙光。同时，从荷马之后，记录希腊神话的人已进入奴隶社会，文字“记录下来的神话必定染上了记录时代的色彩”（谢选俊 7），因为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塑造（或创造）了神祇”（陈中梅 140）。特洛伊战争中对战利品的分配体现了从原始社会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过渡到奴隶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带有了奴隶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色彩。那时“将战争中俘获的东西归属于胜利者，已成为惯例、法律”（黄颂杰、章雪富 438）。惯例从原始社会形成，并一直沿袭了下去；法律是奴隶社会才有的，奴隶主贵族把原始社会的惯例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成为强制性的规定。惯例属于伦理道德范畴，法律则是国家机器用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治者的利益，烙上了私有制的印记。占有“战争中捕获的东西”的“胜利者”，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人。前者属于原始社会早期的惯例，那时还没有私有财产；后者留下了私有制的痕迹。恩格斯说，“在荷马史诗中，被俘的年轻妇女成了胜利者肉欲的牺牲品，军事首领们按照军阶和军功依次选择其中的美丽者”（58）。按军功依次选择战利品是奖励，是原始社会的惯例、军规。而按军阶依次挑选战利品则是奴隶制的等级观念的表现，属于带有法律性质的军规，是一种特权。按照武艺，亚加米农不是阿喀琉斯对手，但是阿喀琉斯只能以罢战泄愤，并没有用武力从亚加米农那里夺回属于自己的美丽女俘。这是因为亚加米农是统帅，军阶比阿喀琉斯高。等级制度意味着严格的下级服从上级，这也是伦理道德准则，阿喀琉斯必须服从，不能用武力犯上。

特洛伊战争是古希腊历史上一次著名战争，参战的希腊联军还带有部落联盟的性质，这恰好说明这场战争发生在原始社会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与进入文明时代之交的时期。人类社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财产私人占有的现象。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指出，私有制的出现，是战争产生的根源（卢梭 125-126）。特洛伊战争之所以爆发，其中不难发现私有财产占有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这场战争所体现出来的战争伦理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财产私人占有萌芽时期的伦理道德观念，还对后世西方战争伦理尤其是现实主义战争伦理的发展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此，研究特洛伊战争所体现出来的战争伦理，对于现代战争伦理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解【Note】

1. 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陈中梅：《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Chen Zhongmei. *The Sacred Homer: A Study of Homer's Epic*. Beijing: Beijing UP, 2008]
- Eric H. Cline. *Archaeology and the Iliad: The Trojan War in Homer and History*(2006).
- 黄颂杰 章雪富: 《古希腊哲学》。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Huang Songjie, Zhang Xuefu.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Jeff McMahan. "The Ethics of Killing in War", *Ethics*114 (2004).
-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李常山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Rousseau. *The Origin of Human Inequality*, Trans. Li Changsh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7.]
- 聂珍钊: “文学伦理批评: 基本理论和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1(2010):13-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13-22.]
- Peter Singer and Penata Singer. *The Moral of the Story: An Anthology of Ethics through Litera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 谢选俊: 《神话与民族精神》。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
- [Xie xuanjun. *Methology and National Spirit*. Jinan: Shandong Publishing House of Art and Literature, 1986.]

责任编辑: 郑红霞